# 床上报复

       我本来很尊重菲丽，对她真是千依百顺，迁就有加，但是她走掉了。她向我拿了一大笔钱，她要我买了许多东西给她，之後她走掉了。钱还是小事，最重要的是她伤了我的自尊心，骗了我的感情。我这才明白，世界上有好的人，有可恶的人，女人也是有好人，有可恶的人。菲丽就是一个可恶的美丽的女人。

她走了之後我才清醒了。我想着想着，知道她一定会回来的。这是数学。她与我一起的时候，主要是为了钱。当然也有一小部份是为了感情--为了我对她好。她一走，财源就断了，我相信她十个月後就会回来的。因为她向我拿了一百万元就走了，她以为这样她就发了达，一生花用不完。她曾对我说过她梦想有一百万元，我便给了她，实现她这个梦想。她得到了便走了。但她并不是发了达。她与我一起时每月花掉超过十万元。一个人花惯了就很难减，尤其是钱来得容易。她拿着一百万元，很容易算得出最多够她用十个月。

结果她八个月就回来找我。她打电话约我喝一杯咖啡，说要问我一些税务的问题。她说我还是她的最好朋友，我一定能帮她。好一位最好朋友！失踪八个月，有需要就出现了。但我既已计算出她会回来，我当然也预备好了一套方法应付她了。我们见了面谈了几句，她就提议去租一间卡拉OK房唱歌。那里是很好谈话的。

在房里，她说因为她的银行里有那一百万不明来歴，被税局查出了，要她解释，她说是男朋友所送，税官说这样大的礼物也算是收入，是应该交税的。她收到一张数目相当可观的税单。她不服气，问我可不可以不交。我告诉她不可以，因为这是法律。她很生气，说还以为我是好朋友，原来也帮不了她。我不出声，她唱歌、喝酒，偶尔也说些她在别後的事情。她说拿了钱去做生意，但运气不好，亏光了。她说没有男人。没有男人？这怎麽可能？她其实目的是想我给她钱交了这笔税欵。以前我是会自动提出的，但现在我已学乖了，她不讲我就不提。

後来她颇有酒意，渐渐挨近我，她挨在我的身上说很想念以前的日子，要什麽有什麽，忽然失去了，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使她很心痛。她竟说成像是我抛弃她似的。後来她拉我的手揽住她的颈子，使我按住她一只乳房。这真诱惑，但我可以抵抗她的诱惑，因为我已不尊重她。她就让我的手放在那里。以前是不准如此的，除非上了床。但这一次可以，因她喝了许多酒，也因她有要求。我那只手仍没有活动，我与她斗忍。

她终於忍不住了，她按住我的手，头搁在我的肩上，呢声说：“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有什麽艳遇。”我说：“我一直在等你呀！”

她说：“你说谎！你骗我！”她的手指在我的脸上一划。

我说：“你说骗就骗吧！反正这事是很难证明的！”她说：“这麽久，你都不打个电话给我！”﹔我是有打的。正常幽会的日子过去了都不见她找我，我便打电话找她，却发觉她的电话号码取消了，而她以後也没有了消息，她骗了我的感情，骗了我的钱便逃掉了。她自己知道的，现在却来强辞夺理。幸而我失去的不是一切。

我说：“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我们现在不是又见面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我付帐与她离开。她有她的习惯，她一说走，我就知道她不是要回家。她果然也不坐车，祗是步行，我跟着她。她走向我们以前惯常去开房幽会的地方。我们上去，她显得有些不服气，因为我没有求她。以前是要我提出要求的。

每一次我都在吃饭或看电影时求她。有时她会冷然说“不好！”那就不干。但多数时候她说不够钱用，或是要买某些很贵的东西，我答应了，写了支票给她，她才微笑，但仍没有说好不好，祗是说“走！”就带我走去开房间。间中也有一两次，到了街上她才说不方便，要回家。

其实我早该醒觉，她见我都是为了钱，我要与她上床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我不介意出钱，不过她把我压得太低，要我千依百顺，我就不服气。尤其她走了之後我更不服气。这一次我采用不同的战畧了。明明是她有求於我，我就不必那麽下气。当然，尊重她时就不忍心她下气，那也许是错的。

第一步果然成功了。我们进了房，她冷冷地坐在沙发上。我过去抱她，她推开我。我说：“那麽你洗澡吧！”她说：“我不洗！”因为我还没有求她。

我说：“既然你不想做，我们就走吧！”

她一愕，这是我以前没有的态度。以前她这样冷冰冰的时候总是我下气地求她的，这样她就换取到她有求必应的回报。这一次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她就不知如何是好了。我在床上一坐，说：“坐半小时才走吧，太快走又太难为情。”她到底是有求於我的，逼到她无可施展，她没办法。坐了一阵後她终於说：“我去洗澡吧！”她进了浴室去洗，不久就围着一条大毛巾出来，衣服全留在里面。我仍坐在床上，不慌不忙的。

她挥挥手说：“你也去洗呀！”

我也去洗了，光着身子出来。她已把灯全熄了。我在她的身边坐下。她说：“浴室的灯也熄了呀！”由於浴室的光射出来，就不够她心目中的黑暗程度。

我说：“我不喜欢熄灯！”事实上我真的不喜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但从来抝不过她。我请求亮一些她就发脾气。这是她欺负我的战畧，我越想看她越不给我看，造成我永远有求於她的局面，就像骡子颈上缚一根棍子，上吊一个红萝卜在前面，骡子要吃便向前走，但这使棍子也向前移，永远祗有走而吃不到。但这一次我不是请求，我是告诉她我决定如此。

她的脸在暗光中明显地黑了下来。她说：“不要这样吧！”她的语气畧软了下来。对付这种女人就是这样，她有求於我，我硬，她便要软了。

我说：“是你不要这样扫兴好不好？你坚持你的，不如你一个人做好了。”

我祗是靠在枕上，冷冰冰的。她也无可奈何。以往我就是尊重她，不想逼到摊牌的地步。但这一次我不怕了。

冷了一阵，她终於说：“好吧，来吧，做呀！”她一躺下，就索性推走了身上盖着的床单，闭上眼睛，很冰冷的。

以往她也是很冷，但没有冷到这个地步，她总是有些合作的，例如摸摸我的乳头，捋捋我的阳具。这一次她则采取不合作态度。她仍是要用那种手法，要使我觉得没趣味，我就要哄她，使她回嗔作喜。我哄她她就可以提出条件。但我不要哄了。我把灯光开尽。

她咿唔一声说：“别那麽亮呀！”

但我不管。这时我用眼睛享受了。她真是天生丽质，皮肤白得使她像一支光管，也像是一座白玉雕成的雕像。我祗是第一二次与她性交看过，未看得仔细，想着来日方长。但我对她有了感情之後她就黑灯不给我看了。现在灯光比第一二次更亮，我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她是那种丰满型，乳和臀都是饱满的，盘骨宽阔，阴户隆起像个馒头，顶上长着一大片浓黑光泽而柔软的阴毛。我可以窥见小阴唇是粉红色的，配合她的白哲，又是整整齐齐的，不是像一团动物的内脏。乳头小也是粉红色的。她的腋下光洁无毛。她曾经告诉我，她是天生腋下没有毛的，虽然阴毛很多，但祗准摸而不准开灯看。

我跪在她的两腿中间，仔细地看个清楚。真美的一个女人，可惜心却不很美。我在视觉受到了高度刺激，阳具很硬了，而角度又正好适合，我便向前一梃，龟头顶住了她的阴道口。

她大为诧异，立即张开眼睛合上腿子。她推我说：“戴套呀！”她以为我会像以前一样，摸很久吻很久，然後问准她才插入的。除了第一二次之外，她也坚持要我戴套。

我说：“不要戴，太没趣味了！”

“不--不可以呀！”她用力推我。

以前我行我是很不想戴的，但因为我那时尊重她，爱她，以为她没有别人。但现在想法不同了，我不要戴是为了要革她的命。她说过当我是好朋友，却一定要我戴套，那别人可以不戴，岂不是更好的朋友？我把她的手推开，就强硬进攻起来。我的龟头不断磨擦她的阴核和阴道口，她有感觉，抵抗也就软弱下来了，但她还在推我。

跟着她也把持不住了，她说：“在外面…… 一阵吧！”以前我好辛苦才求得过她同意如此在外面接触一次，那一次我也很守诺言，享受了一阵之後就戴套插入出精。所以她现在这样说。她一向很信任我，知道我很守诺言，我答应了的就一定做到，所以她要求我口头答应。

我发出着“嗯嗯”的声音，含含糊糊的好像答应，其实那可以算祗是享受的声音。

她以为我答应了，就让我继续。

但我无意答应，忽然间一冲，她“呀”的一声，震了一震，要推开我已太迟，我已全插入了。而她的感觉也使她不能坚持，於是她把心一横，合作起来。

她一合作起来真是很美妙的。她的阴户肥美，紧紧地包藏着我的阳具，而没有避孕套的阻隔，肉贴肉抽插起来真是极品。而她的技巧也是一流的。她呻吟着，盘骨迎合着我，手在我的身上游行着，到达可以到达的敏感部份，最後集中在玩弄我的两个乳头，一再把我的感觉推到更高层次。

直至我无法忍耐，阳具跳动发胀，我在她的里面射精。而这又引发她的高潮，她的阴户把我一吸一吸的。她的喉咙间也发出小猫般的声音。这是她另一个可爱的特点，我一射精她就高潮，少数女人是这样的，她从来不说没有够，也不使我怀疑她够了没有，这使我很有成就感。如不是这样，她也不能骗我骗得如此成功。

我脱出，进入软倦状态。她又来那一套了。她轻轻推我的肩，我滚开，她便马上起身去洗澡。她总是这样，一完事就急急去洗，她说她有洁癖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但对一个男人没有感情也会是这样的。她洗了好一阵才回来，在我的身边坐下，又立即用床单裹住身体。

我闭上眼睛休息，但她很没耐性，她推推我说：“喂！”我也知道她要说什麽了，如没有要求，她此时已在穿衣服要走了。她有要求，她就会留下来与我“谈天”。

其实她也不是很圆滑。她如是很狡滑，她应尽力讨好我，然後才开口的。也许这是我觉得她可爱的原因之一-她基本上还是率直的。但有时我又觉得她太鄙视我了，连讨好都不屑为之。我用喉咙应道：“什麽事？”她说：“那些税，你知道我是没钱交的！”我以为她会先抗议我不戴套就在她里面射精的，但她不提，显见这是平常事，别人可以我就不可以--是一个骡子与红萝卜的把戏。

我说：“我知道，你现在没有收入，我替你交好了！”她很开心，在我的肩上一摸，却不知我笑里藏刀。

我伸伸手，说：“你把税单给我，我替你去交好了。”她说：“不好，你交给我，我自己去交好了！”我说：“这也好，你去我的衣袋里拿我的支票簿来，我写支票给你！”她拿来了支票簿和笔。她裸体走来走去真好看；以往她是要裹着毛巾的。骡子终於吃到红萝卜了。我坐起身，说：“税单呢？”她说：“刚才你不是看过了数目吗？”我说：“细数没看准呀，不够就不好了。”

她说：“你给我齐头数不就行了吗？”

这也是她一向的习惯，她向我要钱总不说细数，她说四千多我就写齐头五千，她说七八千我就写齐头一万。我这一次可就没那麽容易了。我说：“你拿来，我要写详细数目。”她祗好从手袋中找出那税单来。这一次她走来走去也忘了遮掩了。

我用枕头垫着写了给她。她一看，脸都黑了。她说：“这--是什麽？”“期票呀，”我说，“还有三星期才到期，你可以在最後两天才去交，不必急。”“但--但--这不是写给我的呀！”她说。

我说：“这当然不是写给你，是写给政府的，你拿了支票去交，就解决了此事。”她很生气，说：“这样不好，我要你写给我，我存进我的户口！”“不好，”我说，“这不方便，你甚至不必拿去，到时贴个邮寄去就行了。”她的脸更黑，我知道她在生气诡计失败。如我祗是给她现金支票，她可以拿去用掉，下次又拿着税单问我要。现在这样她就没法施展，不能挪用。

她把支票掷还我，说：“我不要！”

但现在发脾气已经无效了。我说：“那就算了，我也要走了，我去洗澡。”我起身去洗，回来时她仍坐在床上。换了以前，她已经穿好衣服要走了。

我动手穿衣服，她拍拍床边说：“坐下来我们谈谈吧。”我坐下来说：“谈些什麽呢？”她伤感地说：“你不爱我了吗？”

我冷然道：“你走过，要我爱你，要由你努力去证明你是值得爱的了！”她流起泪来：“我拿了这张支票可以交税，但没有钱用，现在我身上祗剩下几十元了！”“哦，”我说，“我给你一些吧！”我从衣服里取出钱包，拿了二千元给她。

她说：“这一一算是什麽呢？”

我说：“这是现在的公价，有些人还收不到这价钱呢。”她眼泪都喷出来了。她说：“你--你--当我是什麽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在什麽地方认识你的，你忘记了吗？”我是在夜总会里认识她的，那时价钱是每次一千五百元，几星期以後她就不用做了，生活由我负担。一直以来，我给她的价钱何止十倍。现在祗是还完基本步。

她跳起来穿衣服，我也穿衣服。我们好像比赛谁穿得快。大家差不多，不过女人穿好了之後还要用时间在脸上补些化粧品。

我说：“我先走了！”说着去开门。

她又哭了。她说：“不要走，等我一等。”

我说：“等什麽呢？”

她说：“我想你回来，我想像以前一样。”她抱着我，脸靠在我的胸膛上，大哭起来。

我说：“现在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吗？”

她呜咽着：“我是做错了，我想发达，我自己去闯，去做生意，但运气不好，这你可以原谅吧？”本来这一下是一定能使我心软的，但这一次不行，因为我知道她的眞相。她是仍在对我说谎。假如她讲出真相，真的有诚意，我还可以考虑，但她仍是在骗我。

我说：“你究竟做什麽生意呢？”

她说：“我－－开书局。”

我说：“是有限公司还是无限公司？”

“这－－当然是有限公司，”她说，“我的本钱是有限的呀！”我真想笑。我说：“有几个股东？”她说：“我－－我是独资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是做生意的，我知道有限公司不能独资，一定要有股东。”“但－－”她说，“我这间是没有的。”我说：“也许你这间叫欧洲三月游？欧洲好玩吗？”她愕愕地看着我。

我又冷笑：“大强陪得你开心吗？”

她铁青着脸：“你查我？”

我说：“有些事用不着查也能知道的。”

“我－－我的事用不着你管！”她又来蛮了。

“用不着我管，很好，是你说的！”我说，“我现在就不管！”我推开她，转身就走。

她又拉着我，狂哭起来。“不要走！我－－我很穷，我不能没有钱，没有钱我会死的！”她的蛮横和强项都没有了，装出来的高傲也没有了。她需要我。我有一阵快意。她那些作风使我受过很多折磨。

我说：“你是有丈夫的！大强呢？他祗会花钱不会赚钱的吗？”“我一一要离开他了！”她呜咽着，“我要回到你的身边！”我说：“再骗我一次，骗到了又走，和你的丈夫去旅行吗？手上有了钱就那麽意气风发！现在用完了又说回来，回来再骗一次吗？”“我－－我不会了！”她说，“我可以证明！”“不需要证明了，”我说，“你要钱我给你，但我们是交易，明码实价，我给你高些价钱，这一次我给你五千，你不会不够生活了，你再要，我就给你五千一次，但是要做足。你知道什麽是做足吧？就是不熄灯不戴套，上下前後都要。你要五万，你就做足十次！你不要理会我有没有能力做，总之你要做！”其实我对後面没有兴趣，上面倒是有的，但既是交易，条件总要开足。

我丢下五千元，走了。这一次她不缠了。共有七千元，总够生活几天。又有支票交税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与艾丝在一起。

我的情报都是来自艾丝的。在菲丽走了之岁，我在闷中再到结识菲丽那家夜总会，结识了艾丝。我们相处得很好，艾丝的人很体贴，很驯服很温柔，也老实。她使我很开心。她是祗做了几天小姐的。我劝她不要再做，给她一个数目包起了她。她同意而且很欢迎。她说她是因为父亲病而做小姐的，她的男友因怕被她的父亲所累而离开了她。她对男人已死心，有我宠她她觉得幸福，她知道我不会娶她，但她希望这幸福的日子能长些。金钱方面她也不作额外的需索，也不对我发脾气，我很平静放心。我用她代替菲丽。她是不能令我激情，但她有她的一套。她能舔我的全身和吸吮我的阳具，有时我忍不住在她口中射了，她就匆匆去浴室潄口。她说她做不到把精液吞下肚。她也坦白说以前是没有给她的友这样的服务的，她是做了小姐才由妈妈生教她，为特别好的客人服务。我是第一个。她也为我去打了避孕针，使我不必戴套。

我和她好了两个月，她才透露她原来认识菲丽。我有一次和菲丽出外吃晚饭，碰到她和一些女孩子。菲丽过去与她打过招呼。我不认得她，她却认得我。她告诉我菲丽这些内幕。原来菲丽一直养着一个不长进的丈夫，以艾丝的观点看来，她不明白菲丽为什麽要与这个丈夫混下去，有钱还带他去游欧洲。我也是不明白。许多女人都是这样莫明其妙的。

我没有告诉艾丝我和菲丽的恩怨以及再见到她。我是租了一层小楼与艾丝一起的，但她不住在那里，她平时在家照顾父亲，与我见面才来住一夜。

艾丝对我非常好，体贴我而服侍周到，那层小楼也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她常对我说，她很感激我，因为有了我她才有钱生活，又有时间照顾父亲。一个良善而容易满足的女人。

这晚，我与艾丝温存过後，她靠在我的胸膛上看电视。我在想，她与菲丽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。这一次，我整了菲丽之後，她可能为了钱而非依我不可，她一定要“做足”，我还会给她生意。当然，她也可次以出去再做小姐，但钱也不是那麽容易赚了。

我不知道菲丽是不是因受了这一次刺激而发奋，好好掌握自己的生命，因为她没有再来赚那五千元一次。这是好的，除非她有了意外。我也没有打听，因艾丝已不和夜总会中人来往，而我有了艾丝已很满足。

【完】